

章太炎、汤国梨与龚宝铨往来书信四通

黄 振 萍

笔者在杭州章太炎先生纪念馆查询资料时,发现一些章太炎先生及其夫人汤国梨与他们的女婿龚宝铨之间的通信,其中四通为各种有关章太炎的著作所失收。为方便学界使用,兹予以整理,并对信件内容略加考释。

一、章太炎与龚宝铨

未生^①长倩左右:

二十四日发书,想已收到,尚未得覆,甚怅怅也。是日下午,即迁居钱粮胡同新寓,连日扫除略定。房屋甚宽,兼栽竹木,复有花园一所,可以自娱。念劬^②为购全史、“九通”、《通鉴》、经疏、诸官料书,并作书架十餘具,而竟未能克栋。自余希见之书,更当陆续自购也。杂役厨手共用三人,其暗探作仆者,亦已遣去。朋友欢聚,聊可破愁。前书劝内人与沈氏兄弟^③同行,想能同意,此后嫌疑当能尽释也。行计若犹未定,望速赴上海寻张伯纯^④夫妇,为之解喻,以伯纯素为内子所信服耳。所属堂幅、对联,书就寄上。自著

①龚宝铨(1886-1922),原名国元,字未生,号薇生、味荪、味生,别号独念和尚,嘉兴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肄业于秀水学堂,因反对美国传教士而罢课退学。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清华、振武两校读书。二十九年为反对俄国吞并我国东北的阴谋,在东京与黄兴、陶成章、钮永建、杨笃生等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三十年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创立光复会。三十一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至1922年,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曾刊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1916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龚宝铨参与谋划驱逐拥袁的浙江都督朱瑞。浙江宣布独立后,龚宝铨任都督府外交顾问,并当选为省议员、副议长。1921年春,龚宝铨被聘为省自治筹备处评议员,同年夏当选省宪法会议议员。龚宝铨原配章夫人系章太炎长女。

②钱恂,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后又出使日本、荷兰。1914年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

③沈氏兄弟:指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三兄弟。

④张伯纯:章太炎夫妇的婚姻介绍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

书及藏书在哈同花园者,望询问仰师^①(在舍山),可知其处。《齐物论释》《文始》,想肆间存者尚多,请先寄二三十册为要。闻季刚近写文集,近作可添入者有《陆机赞》一篇,他日寄去。《左传读》今在行篋,尚拟改定,《馗书》改削之稿,尚在上海,近复拟大加修正。凡自文集而外,自著之稿,皆由内人携来为安。著述之心,近益汲汲矣。□□渐除,家人聚首之思亦殷勤于曩日矣。此事□望足下晓告,去其疑虑。

章炳麟白

初一日

此信在章太炎纪念馆编号为174号。该信于1986年由章太炎先生之子章导捐赠杭州章太炎先生纪念馆。汤志钧所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文简称“汤谱”)1914年章太炎“著述纪年”,录有章太炎《致龚未生书》十一封,并注云:“手迹,龚觉生先生旧藏”^②。汤谱所录十一封信,并无此信。此信后附录有一张篆书纸条:“此信稿录就后,欲寄未生,为吴炳湘所阻。真本及遗书一纸,亦被其藏匿矣。”^③可知此信被监视章太炎的巡警总监吴炳湘阻拦而未能发出,故没有到达收信人龚宝铨手上,汤志钧编年谱时亦无缘得见。

从信的内容可知,此信撰写时间当为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此期间,章太炎虽然处于被监视之中,但尚可与外界有通信联络。不过袁世凯对章太炎的行动多有提防,往来书札都要交总厅检视,除此信被阻拦外,1914年5月23日章太炎至龚宝铨的通信也被阻拦^④。而1914年后,吴炳湘对章太炎的行动监控更为苛刻,章太炎先生弟子以及一些友人前来探访都受到巡警阻碍,12月甚至发生了警察强制迁走与章太炎同住的黄侃的事件。

该信手稿前后共三页,信中告知龚宝铨,他已迁居钱粮胡同,催促其尽快寄《齐物论释》、《文始》等书。参照汤谱,1914年7月24日,章太炎与龚未生书云:“近日租得东城钱粮胡同一屋,尚觉宽敞,略加修治,今日即可迁居。”^⑤。此信中首句所提及的“二十四日发书”即指此信。1914年8月1日,章太炎与夫人汤国梨书说:“厂屋高明,亦为读书宴客之所。连日购到全史,‘九通’、

①仰师:黄宗仰(1865-1921),江苏常熟人,一名中央,别号乌目山僧。自幼博览群书,工古诗文辞,旁及释家经典。1884年出家为僧。1902年春,联络章太炎、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教育会”,次年成立“爱国学社”。“《苏报》案”中入狱,后往日本,访孙中山于横滨,募资捐赠留日学生革命刊物《江苏》。1904年回上海,专事重刻日本宏教书院佛藏,历多年始成。1909年主编《商务日报》。1914年充江天寺首座,1920年任栖霞寺主持。

②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90-491页。

③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75页。

④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75页。此信钞本为温州图书馆藏,信末也有同样的注语。

⑤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76页;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9页。

《通鉴》、经疏诸书，官料书籍，亦已粗备，尚觉屋中空虚也。杂役厨手，共用三人，其暗探作仆者，亦已遣去，朋友之乐，差足自娱，而去后仍叹孤寂。吾亦不乐出门，一者避暑，二为坚当涂之信也。”^①由此可见，章太炎先生与龚宝铨此信的时间应该是旧历1914年8月1日。

这里还有个疑问。章太炎同日写给龚宝铨和汤国梨的信件措辞如此相似，为什么给龚宝铨的遭阻拦，给汤国梨的未被藏匿呢？这可能是因为龚宝铨是革命党人，警察厅会非常警惕，检查甚严，新近刊布的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有关章太炎先生被软禁监视的档案证实了此点推测。档案中有“京师警察厅致龚未生函”一件，告之：“昨忽有（章太炎先生）致阁下函一件，本厅照章检阅，语多妄诞，有碍章君前途，未便代为封寄，业予扣留，特此函告。”^②可见当时章太炎的处境非常险恶。

警察厅最初可能认为汤国梨只是一女流之辈，所谈事情也只是家事，所以信件检查有所放松，8月1日给汤国梨的信件或许就是漏网之鱼。但是，警察厅在发现汤国梨通信也多涉及时事后，就对汤国梨加以警告。1915年10月8日，政府以“京师警察厅”的名义给汤国梨发了一封警告信：

迺启者：前因章太炎君患神经病症，举动乖张，政府眷念前劳，恐其罹于非祸，交由本厅特别看护，实出于保全太炎之意也。所以，对于太炎种种待遇，必丰必优，一切用度，悉出公家，其起居饮食，无不适便，太炎久已处之泰然、安之若素矣。故前者曾屡约女士来京同居，于此，已可见太炎在京并无所苦，而女士迄不能来，惟往来寄书，以通音问而已。不意太炎先后径寄女士二电，阅其词意，异常荒谬，自非神经别有感触，安得有此种电文。窃维女士与太炎谊属伉俪，关心尤切，既不能来京同居，随时匡救，则往来通函似应格外留意，多用慰藉宽解之词，开导其郁结，使彼无所桡触，庶几悖谬言词，不至形诸笔墨。否则，扰乱治安，国有常刑。与其维持于后，曷若防范于先，用特函达聪听，务望嗣后通信措词平和，毋使太炎神经有所感触，则出辞吐气可免事端。此固太炎之福，想亦女士之所愿也。此致

汤国梨女士

京师警察厅启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八日

此信也收藏于杭州章太炎纪念馆。京师警察厅先是自己辩护，认为对章太炎可谓关心备至，要求汤国梨写信要“多用慰藉宽解之词，开导其郁结，使彼无所桡触，庶几悖谬言词，不至形诸笔墨”，警告汤国梨“扰乱治安，国有常刑”，要求章太炎不要再触犯政府的禁令。

^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78页。

^②戴海斌：《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事迹考》，《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这批档案始于1913年12月2日，终于1916年6月21日。

二、龚宝铨致汤国梨

外姑大人尊鉴：昨上一函，计可达到。刻接朱遯先^①兄来函，于外舅现状，言之甚详，兹特抄奉。朱君囑铨等往京，事本甚善，惟铨近来身体外观上较前稍形强健，而精神终未复原，夜唾闻声，不能成寐，步行里许，即觉疲劳。内人每至冬季，胃口不开，常患呕吐。今若束装北行，预计行程极速须两日夜。际此天寒，深虑途中骤生疾病，于事毫无裨补。故行止二字，现尚踌躇莫决，惟观外舅近状殊形危险，铨意属救急计，唯有请外姑先行赴京。铨一面再与春伯、仲铭两伯外舅商量，令小姨同往（实则小姨之去关系尚不甚重）。至善后之策，容后从长计议。铨与外姑等情关至戚，无事不可商量。外姑入京后南方之事，铨苟力所能及，当无不代为办理。外姑如以为然，请即示复，铨当来申接洽一切也。此请钧安。

龚宝铨启

十二月二十六日

此为龚宝铨写给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的信件。根据信中内容，该件当写于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期间，龚宝铨进京看望章太炎先生之前。根据1915年3月29日章太炎先生与汤夫人信中所言：“近日长女及未生皆已决定来京，与次女穆君会于上海，相偕前往迎君。近日京城无事，气候亦和暖，适人思君正亟，君必当偕两女前来，弗负此苦念也。”^②章太炎久被羁押于京，健康状况欠佳，非常思念家人，长女、次女以及长婿龚宝铨即将相偕来京，章太炎十分希望汤夫人也能一同赴京见面。

据龚宝铨信中所述，龚宝铨接到章太炎学生朱希祖（字遯先）的来信，将其所述章太炎先生近况转告汤国梨，并与其商量进京事宜，这从章太炎与汤国梨信中所述事情得到印证。

三、章太炎致龚宝铨函电

西湖图书馆龚未生，君急往勤行，力披群议，勿误。炎。

此件为章太炎先生给龚宝铨的电报件，电报信封完整，未有日期，上书：“北京来四等电报专差速递，西湖图书馆收讫，杭电报局缄”。

估计时间当为章太炎先生被羁押在京时间，龚未生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文中具体所指事件及具体时间不明。

^①朱希祖（1879-1944）字遯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地，与章炳麟结为知交。归国不久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和胡适合作，推广白话文运动。1930年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②此为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藏章太炎信件手稿。已被收录于马勇所编《章太炎书信集》，第559页。另，手稿“气候亦和暖”，《书信集》中误植为“气候异和暖”。

四、龚宝铨致章太炎

外舅尊前：一月前，外姑忽胃肠、风斑两症，六七日前病症加重，即入广仁医院，又隔三四日间，似小产光景，其势甚急。据医云，不能少动，诚恐小产，现在卧榻不起。本以柔弱之躯，患此疾病，不可轻视。如尊驾或可及早言旋，最为盼祷。铨自初二日到申，兹以双十节筹备事务之须，明日回杭。俟事务粗了，拟十五日再行出来。专肃敬颂 旅祉。

铨谨上 十月六日

该件为龚宝铨给章太炎先生的信，根据信封正面“星加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转章太炎先生”和背面“如章先生他去，请速转递呈祷”的文字可知，章太炎当时在南洋旅行。1916年6月，袁世凯殒命后，章太炎获释。随后，1916年9月到12月期间章太炎曾出游南洋群岛。由此可推断该信当写于1916年10月6日。此件论及汤夫人病情以及一些家中琐事，可作为研究章太炎日常生活之参考。

作者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